

种太阳花的小小子

陈和强

今年六月,孙子夏乔满五岁了,之前,我和他共同种下的太阳花,也长到了一尺多高了,结了很多花蕾。

那天他妈妈从网上购买的太阳花籽收到时,夏乔高兴得手舞足蹈,要马上种下去。我找了三个闲置的小花盆,夏乔用小手帮我将土块捏细,然后用两个小手指捻起细黑的花籽,均匀撒在细土上面,用小铲子盖了土,然后按动喷水瓶洒水,我帮他花盆小心地放在窗外阳台。

夏乔每天下午从幼儿园回来第一件事,就是爬上去给太阳花洒水,太阳花在小夏乔精心呵护下,从一个蚂蚁大小的小绿点,到两片绿豆大的小豆芽,一天天长大了,就像上了幼儿园中班的小夏乔一样,慢慢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小子。

去年儿童节,夏乔刚四岁,还在小班呢,参加幼儿园的蚕豆子比赛,平常看他两个小手拿东西笨笨的,哪有爷爷的老手灵活,但他竟然在班上比赛拿了第一,在小班年级组比赛第二名,高高兴兴拿回奖状,奶奶还专门去买了他爱吃的奶酪棒奖励他,他还要爷爷再写奖状,和幼儿园发的奖状放在一起,奖状写好了,他去拿爷爷的印章,要求盖上红红的章子,然后问爷爷,那两个字是夏乔,我指给他,随口说,你看,不学习,连自己名字都认不到。

他妈妈准备教他写字,买了数字书写本和汉字笔画练习本,小夏乔开始有了作业,从怎么握笔,保持良好坐姿做起,他爸爸买了护眼灯和儿童专用座椅,爷爷给买了大书桌,奶奶给做好吃的,全家人都为他做“作业”提供后勤服务。他从小小班开始,一周两次上儿童绘画班,手稳,对线条掌握快,数字从0写到100,汉字点、横、竖、撇,他对自己要求高,是弧线若写成直线,他一定要重写,直至写得很像了才罢休。学习绘画的本领也有了提高,蜗牛线、波浪线、锯齿

甜杏仁

魏青锋

记得小时候,梅梅家那棵杏树结的大杏子,是我童年最甜的记忆。她心情好时,就喊我去她家,有时跟她比赛跳绳,有时则一起下跳棋。她爹从煤矿带回来的那些小玻璃球,在纸板上跳来跳去,我竟也很快学会了。

可我不能赢她。若赢了,梅梅便会变脸,鼻子不是鼻子,脸不是脸。她赢了就格外欢喜,得意地叫嚷着“没见过这么笨的人”,随后会摘几颗黄澄澄的杏子塞给我。吃完杏子,还要砸开杏核吃杏仁,那淡淡的甜丝丝的油香,在口里越嚼越有味,吃到最后我几乎忘了自己家也有一棵苦杏树。

然而,我却很怕梅梅奶奶。那核桃脸婆婆左剜我一眼,右剜我一眼,一看到她,我便心里发怵。梅梅在大门外“咕咕一咕咕”学鸽子叫半天,我脚底踩蚂蚁般,半天才挪到门外。梅梅杏眼圆睁:“你干啥?这半天!”

“我……生字没写完!”我支支吾吾。

“好,从今天起,五颗苦杏子换一个甜杏子,想吃那就来换呀!”梅梅仰着白净脸,余光斜睨着我。

“前天才三个,今天就……”我嘟囔着,“那我……不吃了。”

“不吃不行,赶快!”梅梅扯着我往后院去,后院满树的杏子刚染了黄色,“快爬树摘,今天允许你换我四个甜杏子……”

梅梅最爱同我玩“弹杏核”。撒一把杏核在地上,两个相距最近的杏核中间画一条线,食指勾着大拇指用这颗弹那边那颗,弹中了,就赢一颗杏核,弹不中,赔一颗杏核进去。可梅梅又说啦,她的是甜杏核,每次要弹两下,我咬咬牙勉强同意了,可她弹的时候,还非要我闭眼。透过手指缝,我看着她弹一下不中,再弹一下还不中。夏日的阳光滤过树荫落在她的脸上,白里透粉的脸颊,长长的睫毛,嘟着的小嘴,和年画上的仙女一样好看。

正看得出神,耳边突然一声响雷:“发啥窑,该你弹了!”我瞅着地面:“怎么就剩两颗了?”

“我都赢了呀!”梅梅指着鼓鼓的口袋,“咯咯咯”笑得前仰后合。这时娘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:“回家吃饭了!”

“婶子,做的啥饭?”梅梅拍干净身上的土。

娘挤着笑:“搅团!”

“我也要吃搅团!”梅梅跟着我往回走。

“你这女娃见天吃白面。”娘抚弄着梅子垂着的长辫子,“喉咙管细的能咽下搅团不?”

梅梅进门看到院子里晾晒的苦杏核,把口袋里的杏核掏了干净:“婶子,最近杏仁价高不?”苦杏仁是一种中药材,爹娘农闲就上山打山杏,卖杏核补贴家用。

“前几天还两块钱一斤。”娘长叹一口气,“这阵掉到一块七了!”

初三下学期,我和梅梅、强子商量好了准备报考中专。可有天中午,梅梅突然被她爹接走了。梅梅曾说过爹要把她转到矿务局中学读书,商品粮户口考中专有加分,若考煤炭系统内的学校还有定向指标。我发疯地跑出教室,穿过操场,跑出校门,街上空空如也,路尽头班车卷着尘土越开越远。

中考前几天,我骗爹娘说要去县城买复习资料,实际上我拿着娘给的钱,提着一布袋子杏子,坐车去了南山下的矿区。那天,酷暑难耐,太阳像个大火球,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滚烫的气息。我怀揣着满心的焦虑,在矿区机关和生活区里不停地转悠。额头的汗珠如断了线的珠子,不停地滚落,浸湿了我的衣衫,我可全然不顾。

我先是在矿区机关大楼前徘徊,眼睛急切地扫过每一个进出的人影,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。大楼前的保安用同样的目光打量着我,我可顾不了这些,一心只想快点见到梅梅。我鼓起勇气,向行人打听梅梅的下落,得到的却大多是摇头和茫然的眼神。

接着我又赶往生活区。被低矮的楼房分隔的马路上,人们行色匆匆,没人在意我这个眼里写满焦虑的少年。我穿梭在一栋栋居民楼之间,伸长脖子,努力辨认着每一个从楼道里走出的人。我甚至壮着胆子,在楼前大声呼喊梅梅的名字,声音在闷热的空气里显得那么单薄无助。每一次看到与梅梅身形相似的女孩,我的心都猛地一紧,可走近一看,却又满心失望。

后来,我在子弟学校的门口停了下来。望着眼前来来往住的学生,我多么希望能在其中看到梅梅熟悉的身影。我想像着与她重逢的场景,心里既期待又紧张。然而,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,梅梅始终没有出现。

工作后,有次回家,我坐在杏树下乘凉,娘无意中说起梅梅。她说梅梅来过家两次,每次都安安静静坐半晌,也不说话。我轻声说:“哦!”抬头看着空中蓊郁的杏树。

娘接着说,梅梅还给你写过好几封信,你爹不让你给我,我偷偷藏着呢!

“哦。”我应着,目光落在杏树上,“我爹真把一股子树枝锯掉了,嫁接了甜杏子!”

“不是一股树枝,你爹知道你喜欢吃甜杏仁,快把整棵树都嫁接成了甜杏子……”娘的话语,如微风拂过,带着岁月的温情,轻轻撩拨着我的心弦。

补天传说

沈奕君

一

沿着坝河的晨雾
蜿蜒向前
民居、村庄、山峰和广袤的土地
街着清晨的鸟鸣

茶山上的身影像一道彩虹
飘荡在云海之上
挥动的指尖与嫩芽的碰撞
激起晨光的涟漪

一位母亲越过山岗
越过麦田,越过隘口
越过一对对翘首的眼眸
漫过春天的期许

二

倒影在黄洋河畔的月光
勾起一段往事
出巴山垭的女孩
撕开尘封的信笺

金黄色的思念借油菜绽放
被风一吹,抵达远方

时光的琥珀(外一首)

李永明

小时候,看大人们端起酒杯
喝着喝着,便上了头
田间地头,他们步履晃悠悠
高兴时,几声老腔吼出
惊飞了路边树上的鸟儿
我趴在桌旁,好奇张望
觉得酒和水并无两样
用筷子蘸了蘸酒轻舔
那辛辣的滋味,如烈火般蔓延
咳嗽、胸闷、难受,涌上心头
从此,酒成了我遥远的梦
长大后,啤酒、土酒都尝过
还是怀念记忆中的粮食酒
父辈们用酒糟养出一头头肥猪
穷日子在酒香中渐渐变富

说:“没有什么呀。”他说:“你做饭了。”

他上中班后,个子高了,体重也大了,他奶奶背他上学很吃力,他就和妈妈一同骑电动车走,早上7点必须起床,保证7点半到校,有时睡眠不足,拉起来还在打瞌睡,他奶奶就说:“你是白天游四方,天黑了睡太迟。”他妈妈就辩解说:“十点前大家都没睡,以后九点你陪他睡。”才四岁的夏乔竟然听出他奶奶和妈妈话中有话,他在妈妈、奶奶中间说:“不要说奶奶,奶奶也不说我。”这“和事佬儿”“润滑剂”当得恰到好处。过后我对他奶奶说:“这孙子是‘人精’呢。”

小夏乔也会说“大人”话,一次我们说领他去买好吃的,他想去儿童乐园玩,就说家里好吃的堆成山了,你还买啥吃的?还有一次,出去玩,走了一段路,不想走了,想让我抱,对我说,下午生活不好,走不动了。

如果伤了他的面子,他也发脾气,有一次领他玩,他骑平衡车,太靠近路边停靠的小车,我说离车远一点,不知道他是不是没听到,依然我行我素,我就生气批评了他,他非常不高兴,说你在家里生气,出来生气,走路上也生气,是个变异的爷爷,是个没有礼貌的爷爷。连珠炮似地把我也批评了。这孩子自尊心强,大人生气了,他感到害怕,也感到委屈,就说:“你又生气了,你看我就要哭了。”说话间,眼泪就下来了。你得更赶紧哄他,要不然他就会哭出声来,好像真得受了偌大委屈似的。

现在上学接送,陪他做作业和玩,基本是他妈妈,但他奶奶就是操心他,哪儿也不想去,每天放学,他从楼下就在喊:“奶奶,我回来了。”他奶奶心就化了,不论在忙什么,蹦起来答应说,宝宝回来了。就去开门迎接,苹果、奶酪棒早就给孙子准备好了。



桂花梯田

邱仕君 摄

瀛湖

第 1446 期

我们八角村在栽秧方面,有个俗名唤作“扯梁子”的技术活儿,是官家二爷的看家本领。这其实就是一项劳动竞赛,是众人挑战一个人栽秧手艺、手脚快慢的竞赛。

他一人先下田,徒手从大田中央快速栽出四条笔直的秧行来。他要应对的是后面两边来人的你追我赶。最终胜出的条件是:直线不能弯曲,还必须是第一个上岸。若是后面的人追赶超越“关葫芦”了,或者是直线弯曲“翘扁担”了,都算输。输了,就会干受大家的一通羞辱。当然每碗秧还要栽得浅,不能有窝着秧根的“筲箕窝”;不能有因栽到自己踩的脚窝里而飘起来的“叫化子”;不能有栽得偏向一边倒的“眠水秧”。这种大田插秧竞赛,紧张而激烈。这个手艺,好比说是今天一个人所拥有的专利技术。

黎盛勇

栽秧的师傅

我从十五六岁起在村里学干农活儿的时候,就羡慕常胜将军官二爷的神气,老实跟他领过教。他不仅教会我栽秧的基本技能,还把“扯梁子”的技术,秘传给了我。他是我尊敬的栽秧师傅。

他“扯梁子”的功夫可神奇了。“扯梁子”秧行留得宽,是不太被提倡的。在大集体时候,队队长大汉就不许在田里多捺宽行子。这多少是限制了他手艺的推广,不然,官二爷的名气还会更大一些。他曾霸气地说:“不是吹牛皮的话。扯梁子,没得那个敢来窜我的行儿。”他说这话的意思,他是这个活路独一无二的把式,别人连试都别试。

不懂的,扯“扯梁子”是个在插秧田里才有的名词。今天的年轻人,是不懂的。需要略微解释一下:若是栽秧的田太大了,比如我们的大公田,那可是能打二十八挑谷子的田。在我们八角村,计算稻田的面积不是论亩,而是以能收五挑黄粘谷子那么大的田块作为一亩来计算。大公田的长度,南北向的直行子,用今天的尺码子量,足有三百来米,寨口是又宽又长,每年插秧,都要用“扯梁子”从中间一分为二破开来栽。

凡是种田的行家就都知晓,栽秧要就浑水栽。泥浆肥水澄清之时,秧子的根部就有了营养,这样的秧,返青快。等官么老汉用柳耙平好了田,这时候,当仁不让的,就该官二爷上场了。

官二爷脸色黑里透红,你看他不慌不忙,睁圆眼睛抬头向大路上目测过方向后,默默地上第一株秧的派头儿,活像是戏台上的张飞。这时候,田里很安静,没有人敢多一句嘴,就连素来爱耍涎皮涎脸的汪虎子也不敢说风凉话了。当然,也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跟他叫板的。你要等他“喇喇喇”的栽出一两丈远后,其他人才敢陆陆续续开始下手栽。那些不服气的,就都暗暗在后面追赶。

官二爷栽的这四行笔直如线。从秧子返青起,直到谷子“怀胎”,凡是路过的人,望望大田直溜通透的秧行子,都会给他的好手艺点个赞。

“这是哪个扯的梁子?好好把式!”

“还有个哪,还不是官二爷!”

梁子是不容易扯直的,这是人视觉上易出偏差的怪事情,秧株子一一对应的上下直着栽下去,到后来,保准总是弯的,行子如同横放的扁担一样,后面是要翘起的。

村里人,都有些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。比如从官二爷是我三姐夫舅舅这个关系上,我得把他叫表叔。从他儿媳姑是我么姨孙女的系上,我们又是同辈人。到后来,我偷偷从家里拿了父亲半包“宝成”牌纸烟,硬塞给官二爷,求他把扯梁子的秘诀告诉了我。

他说:“扯梁子的窍门,是行距要宽,直行子要栽粗,到后面,才好瞄准,远看才看得清。你上下竖着看三株秧,不要栽成一字型,要栽成之字拐,实际上,每行都是密集的两条线;三横排,就成个锯齿齿一样。这样一来,后来看前面的行子,就行了。”

“就这些?”我追问。

“哦,还有一宗,你千万不要用别人扯的秧,要用自己扯的秧。各人扯的秧,把子大小手上捏到合适,泥巴洗得干净,根根不粘,利利索索。你这个手栽的时间,那个手指头就分好了秧,两下里配套,才快得起来。看到简单,你脑瓜子醒开了,就能把梁子拉得又直又快。”

我后来如法炮制,果然灵验。不过,我就只是在小田里拉过几回梁子,关公面前不敢耍大刀,我从没敢到在大公田下过手。

这样,村里扯梁子的记录,至今都是由官二爷保持着的。现在的官二爷,一天只是拿把椅子坐门口晒晒太阳,喝茶、吃烟、散步,他早下不了田。

五一假期,在村街上见到步履蹒跚的官二爷。我问他的年龄,还下得了田不?他伸出一根手指头说:“今年,增一岁就九十啦。田坝的活路,做梦都在想,儿子媳妇他们不叫做啊!”

“现在栽秧拉绳子,是好啊,没得扯梁子那个味道了,你的手艺,那才是高超!”我夸他。

“哦,那你是晓得得!”他笑得是满脸的自豪。

蜡烛寄思

黄鑫

暮色漫过蜿蜒的公路,远处山巅赫然矗立着一对天然烛岩,赤色岩层如凝固的烛泪层层垂落,在天地间袒露着岁月的褶皱。

十载光阴倏忽而逝,母亲的音容却在记忆里愈发清晰。最初的三年,思念如潮水般将我淹没,总在恍惚间听见她的轻声细语,下意识回头,却只剩空荡的风掠过耳畔。每个辗转难眠的深夜,泪水浸透枕巾,唯有在梦境里,才能重温那温暖的怀抱。

沿着盘旋的山路驱车而上,熟悉的风景在车窗外掠过,激动与酸涩在心底翻涌。站在院坝里,风掠过鬓角,吹动眼前的烛岩,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一花一草,都成了打开记忆的钥匙,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母爱,此刻如潮水般漫过心头。

记得外婆常说,我出生时只有三斤重,羸弱得像只小猫。在医疗匮乏的年代,是母亲日夜守在摇篮边,用筷子蘸着乳汁,一滴一滴哺育我成长。整整一个月,她劳心劳力,直到我终于长成健康的婴儿。

中学时的冬夜,小镇的街巷漆黑一片,常有野狗出没。母亲总会提前守在校门口,举着木棍为我驱赶黑暗中的威胁。数九寒天,她在刺骨的冷水中洗衣,冻得通红双手,至今仍刺痛着我的记忆。

参加工作后,每次回家,总能在路口看见母亲翘首以盼的身影。厨房里飘出熟悉的饭菜香,那是专属于家的温暖。离别时,她总目送班车消失在尽头,久久不愿离去,眼中盛满不舍与牵挂。

直到自己成为母亲,才真正懂得这份爱的重量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这份遗憾如影随形,成了生命中最深的痛。

如今,每年我都会带着孩子回到这里,追寻儿时的足迹。这些记忆如同一颗颗珍珠,串联起我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。每一步脚印,都是与过去的自己重逢,也让我更加珍惜当下的团圆。

母亲教会我的善良与坚韧,化作我面对生活的勇气。她的爱,如黑夜里的星辰,永远照亮我前行的路。